

芸娘外傳

傳奇叢書
新撰明清

劉肇霖



芸娘外传

刘肇霖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济南

内 容 提 要

该书作者是一位严谨的通俗文学作家，章回小说创作造诣极深。他的作品，有多种编译成外国文字；在国外发表的多篇章回小说，很受华人后裔、海外侨胞的欢迎。

《芸娘外传》是一部章回体传奇小说，内容取材于清代乾、嘉年间沈三白用文言写成的自叙体散文《浮生六记》。原著以纯真的感情，朴实地记述了本大的部分生活经历；因文字优美、笔触细腻，刊行百年以来，受到了各个时期读者的重视。

《芸娘外传》围绕着沈三白、陈芸夫妇的欢乐与痛苦的生活故事，穿插情节，敷演成篇。作品通过对比、陈夫妇生活遭际和家庭悲剧的描绘，既反映了二人对爱情坚贞不渝的美好心灵，也揭露了封建时代戕害人性的社会本质；在封建社会中，一个独具个性、不羁俗法的女子，其生活道路必然很不平坦，往往是步履艰难、坎坷历尽，落得个悲惨的结局。

《芸娘外传》采用传统小说的创作手法写成，特点是结构严谨，情节动人，文笔精练，颇具可读性。

芸 娘 外 传

刘 肇 霖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人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临沂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9.5印张 201千字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6,990

ISBN 7—5329—0091—6

1 · 82

统一书号：10331·336 定价：1.85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以太平天国运动后期为背景，以安庆劫狱、北京盗诏为线索，在风云突变的时代的漩涡中展开了一幅为挽救天国危亡、重振革命大业的历史斗争画卷。着重描绘了三探江城、两打藏珍楼、少女劫王驾、巧闯总管府、义侠探教堂、大破绝魂阵、血溅贝叶园等情节，并贯穿了侠侣们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，表现了陆云鹏等爱国志士的铮铮铁骨、凛凛侠风；同时，也揭露了统治者及爪牙的凶残、贪婪、奸诈的本性。

作品语言清新、晓畅、简洁，人物形神各异，情节曲折、迭宕，故事出神入化，武技场面惊心动魄，融汇文学、趣味、知识为一体，在同类小说中别具一格。可飨读者。作品共四十回，每回都有精美插图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一树银花悲欢小李巷 (1)
三分明月哀乐古扬州
- 第二回 煖粥待君来情深以往 (29)
泊舟催客去肠断而今
- 第三回 地久天长焚香祷月老 (57)
水流花谢把酒送春婆
- 第四回 甘作小人花香风扑面 (85)
难为君子侣酒气浸床
- 第五回 祸变起萧墙杯弓蛇影 (113)
是非出绣阁匣剑帷灯
- 第六回 银汉红墙星辰非昨夜 (141)
青衫翠袖诗酒会今朝
- 第七回 柳岸观鱼水中者自在 (169)
虹桥载酒河上乎逍遥
- 第八回 一曲难忘空山人不见 (199)
三生有幸旧垒燕归来
- 第九回 偏惹路旁花为人作嫁 (228)
难违堂上旨强自承欢
- 第十回 七尺桐棺孤坟埋岭下 (257)
一声檀板旧梦忆江南

第一回 一树银花悲欢小李巷 三分明月哀乐古扬州

山东济南府，自古以来即以湖光山色擅胜，素有“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美称。提起济南的山水，外地人多认为指的是城南千佛山和城内大明湖。其实何止如此！固然，千佛山层峦叠翠、秀丽多姿，但济南是个环山的城市，除千佛山外尚有不少名山，别具风格的鹊、华二山就在近处，更不要说城郊的靡笄山、石麟山等等了。至于水景，济南更有特色，城里除大明湖外，尚有七十二名泉，北园的五柳闸一带，更堪与江南的水网地区比美。正因景色迷人，无怪两百年前的清代乾隆皇帝在此流连久之，临去时，还恋恋不舍地对扈蹕的臣工表示：“人言‘济南潇洒似江南’，此言虽不虚，但济南佳处未能道尽。”这就是说，济南的山水，既有灵秀的一面，也有气势雄伟的一面，虽似江南，却有独自的风貌。

以大明湖而论，就与别处的湖沼不尽相同。大明湖的独特之处是几条纵横的湖道与堤岸相连，湖道以外俱是种植菱藕的湖田。湖道与湖田之间界有窄矮的土堤，堤上杨柳成行。每年夏、秋间是游湖旺季，游客们放舟于湖道之中，但见垂杨夹水、浓荫蔽空，柳堤外则是红莲匝地、绿盖遮天，漫无边际。船到曲折幽深之处，人们目光所及，只能看到前舟后楫，偶闻钓叟引歌、莲娃戏水，虽近在咫尺，却也只

闻其声，不见其人，更不用说窥探全湖景色了。所以早年间的济南居民曾有“身在湖中不见湖”的说法。如要领略全湖面貌，最好是初冬季节，那时的树木虽已凋零，湖田则尚未冻冰，临湖远眺，全湖一片苍茫烟水，尽收眼底。留存的残景，别具一番情趣。有的人就偏拣这个时令来湖上赏玩。这年冬天，大明湖上就曾接待过一批名流显宦。

那是一八〇六年冬天，正值清代嘉庆十一年丙寅，雪后乍暖，日丽风和。这天恰逢朝廷的喜庆节日，新从陕西潼关道调升山东臬台的石韞玉，上午陪同省城里各位监司大员去万寿宫参拜了圣牌，回到按察司署，已是傍午时辰。刚换好衣冠，就有属员来回事说：“方才抚院送了‘知单’来，抚台今日下午假座历下亭宴请大人，还请了学政和藩台，陪客有各司道和首府。另外，还一并请了沈老爷和蔡、席两位师爷。吏员一体签了‘代知’。来人还转达了抚台大人的宪谕，说是午后若无急事，大人不妨早一点命驾，以便从容畅叙。”石韞玉听罢点头说：“知道了。你吩咐下去，让他们申初看轿，这样在酉时以前准能赶到历下亭的。”说着，回头瞧见沈、蔡、席三位均在座，便笑道：“下午的应酬，三位已经晓得了吧？”三人答称已知，文案师爷蔡子琴笑说：“无功受禄，看来是叨东翁的光了。吃酒尚在其次，这历下亭却是名闻遐迩的，连杜工部都曾留下过‘历下此事古’的品题，可见是古迹了。学生初到济垣，即得此瞻仰机缘，不可不谓幸事。”

原来这石韞玉，别号琢堂，原籍苏州吴县，科甲出身，乾隆五十五年状元及第。这次到山东履行新职，带来了三位同乡，其中的刑名师爷席芝堂和文案师爷蔡子琴原是他多年的幕友，石韞玉宦途上屡经擢迁，二人俱都蝉联随任，办事极

是得力。另一位姓沈名复字三白，同韞玉是通家世谊，二人又自幼同窗，情同骨肉。上年韞玉回乡祭扫，见三白近年来境遇不佳：中年丧妻，更丁父忧，生计萧条，潦倒不堪。便将他带出外面，一来使他换换环境，缓解一下郁闷心情；二来遇机帮他谋个肥润些的馆地，调剂调剂生计。这沈三白生于一个诗礼家庭，为人敦厚端方，虽自幼饱读诗书，兼工书画，却无意求取功名。从不应试，如今已四十岁开外，仍是一介布衣。韞玉深爱他的诗文，常对人说：“三白的文章一如其人，性灵溢于笔端，真情流露，不事粉饰，虽形似公安、竟陵体派，实则脱胎于柳宗元，读之令人忘俗。”三白于两日前才抵济南，因韞玉奉旨后先期来山东接任，三白和席、蔡两位护送韞玉的官眷自潼关随后入鲁，已比韞玉晚了两个来月。

这时，韞玉就对三人讲：“刚到省的时候，藩台和一些实缺司道就曾备酒为我接风，本省的学政大人是早我几科的臧元公，这位前辈也请了酒。中丞大人当时打了招呼，说是河工尚未收尾，公务上不得闲，等忙过这一阵子，到那时我的人员也到齐了，打算选个日子，连同我幕友中的二三知交一并邀请，大家欢聚一次。昨天上院，我把公事禀完，他就提到了今日之会，还当面打听了你们三位的姓名，吩咐左右记下。方才在万寿宫行礼出来，他又嘱咐我代邀你三位早点赴宴。说真的，今天的饭局是中丞大人作东，不好迟到的，咱们一道走吧！”

沈三白笑说：“方才我们三人商量了一下，准备吃过午饭就动身，不坐轿子，沿着湖边走到鹊华桥。已经问明了道路，走起来并不算远，一准于申正之前在码头上等你。”韞

玉笑说：“这样也好。只不过今晚的宴会，怕要拖到很晚。三白的感冒尚未全好，万一支持不住，你就借个引子悄悄地溜回来。反正今日的客人少不了，对个把人逃席是不会计较的。”三白笑着点头：“对，我见机而行就是。”说着话，后衙传话出来开饭，韞玉就问他们：“三位同去如何？”大家说：“大厨房已做了我们的饭菜，不必麻烦后面了。”韞玉笑了笑，自回后衙用饭不提。

三人吃过午饭，各自换件衣裳，相偕走出了按察司衙门。他们顺着按察司街往北，走到十字路口，便沿着大梁隅首奔向正西，从秋柳园口穿过学院后身，一直插到湖岸，踏着湖边小路往西南走了不远，已到了鹊华桥头。一路行来，只不过申初时分。三人见为时尚早，便在桥上浏览了一番湖光景色，又在御碑亭前瞧了瞧先帝爷御制诗的石刻，呆了半晌，才望见韞玉乘坐的绿呢官轿从钟楼寺街上慢慢搭过来。在桥头止轿后，韞玉见三人正在等候，便连忙下轿，拱拱手说：“有劳久等，告罪告罪。”说笑间，已同大家踱上湖岸码头。

由于历下亭地处大明湖的中心，四面环水，无旱路可通，往来只凭舟楫。年年夏、秋季节，鹊华桥码头上每日游船如蚁，入冬后游客少了，大多数船只都进了船坞，码头上只留下三、五条船儿支应场面。这天因抚台大人在湖上宴客，差使由首府承办，济南府当即交与同城办事的首县具体操持。历城县衙门头天就作了安排，将头、二等的大号官船都调出来应差。此刻，这些船只在码头上排列得整整齐齐。

石韞玉偕同众人正待登舟，恰好藩台大人的轿子也到了。彼此见过礼后，打算同船去历下亭，但见一位身穿官服的人

匆匆走来，打千后稟道：“卑职给两位大人请安。请大人一行升舟。”用手指了指，接着说：“这只船是抚宪大人派来接两位大人的。方才抚宪大人就是搭这船过的湖，一到历下亭，就让卑职随船过来迎候二位大人。”韞玉虽到省不久，却认得出此人便是首县，遂笑着哈了哈腰，转身对藩台说：

“方伯大人，看来中丞的宪驾已到，兄弟一步来迟，失礼了。”藩台是个“老官场”，当即哈哈笑道：“不妨事。中丞虽是咱们的上司，可今日是他作东，怎好晚来。你廉访大人是他请的主宾，此刻来到，已是够早的了。”说罢，扭头对首县说：“贵县辛苦了，我们自行过湖就是，不必劳步再送一趟。”首县躬身回说：“岂敢。卑职理应伺候两位大人，何况抚宪还曾面谕过。分内之事，焉有不送之理。”藩台老于世故，晓得今天这种场合是地方官吏讨好上峰的好机会，便由他去送，不再劝阻，只是笑说一声：“偏劳了！”

众人依次上船后，抽去搭板，艄公们立即拨转船头，稳稳驶入湖道。船行片刻，已靠近历下亭，那位一直肃立在船头的首县，进舱稟道：“二位大人，已到了地方，抚台大人现在岸边迎候。”韞玉忙同藩台整了整衣冠，趋步出舱。眼看船已靠稳，大家依次登岸。韞玉见抚台正站在台阶上打招呼，便和藩台朝前疾趋两步，打躬行礼。抚台忙止住他们，哈哈笑道：“请不必拘礼。今天咱们是免除一切仪注，借个喜庆日子，大家欢聚一夕。你们瞧，兄弟早就换过便服啦。”韞玉朝岸上花墙子一带瞥了一眼，果然未见陈设任何执事，不仅未亮出“钦赐顶戴、花翎”、“都察院副都御史”、“山东巡抚部院”、“兼理提督军门”等等官衔牌，就连常随宪驾出门的“回避”、“肃静”两面宪牌也不曾摆

出，情知抚台大人今天是真的脱略形迹、诚心请客了。

抚台接着说：“今日之会，一是专诚奉邀琢堂兄，这是我的夙愿；二是借机把大家请来同乐半日。本拟奉邀各位到院衙里小聚，又想到公廨中人多事杂，不得欢畅。本城的府、县看出我的心意，都主张选定今天这个吉日，把席面摆在这里，为的是四面环水，地点最是清幽；再说时序已入冬令，无人再来游湖，咱们踞此一宵，也不致妨碍商民，落个煞风景的名声。是不是？”说到这里哈哈一笑，又讲：“诸位先请宽衣、升冠，就入席吧！各司道到得差不多了，我已派船去接学台大人，等他一到，就开席。”

原来乾嘉时代，主管一省劝学、考试的官员叫做“提督学政”，在官制上和本省的督、抚平行，不受省的行政管辖，直接对朝廷负责。这同晚清时的体制有所区别，清末的“提学使”虽也统称学台，但已变成本省督、抚的属员，所辖的衙门也就降为本省的一个职能监司了。正是因为当时的学台和本省巡抚平起平坐，所以抚台请客要亲自迎接一下。韞玉正要去更衣，听抚台这样一说，忙停住脚步说：“学台大人与中丞同年，是司里的前辈，司里应该随侍中丞恭候才是。”抚台笑道：“他老先生不仅与我同科，还同你老兄一样，也是位殿元公哩！按说今天你是主宾，可以不必接他；既要循礼恭候，就请先换过衣裳再来，也还不迟。”韞玉听抚台如此交代，便和藩台一起，在跟班的簇拥下，忙到东厢房去更换便服。

三白和席、蔡两位谒见过抚台之后，因见韞玉在同抚台叙话，三人不便先行，便抽空瞧了瞧这历下亭的外观：原来这处名胜虽名曰“亭”，其实不止是“亭”，而是一个面积相当

大的岛屿。且是尽岛子大小盖起一个院落，透过座北朝南的垂花门，窥见院子里是一组既宏敞又别致的房舍，看来以北轩为主，左右各有厢房，俱都是绿窗明柱，虽也华丽却不掩古朴的本色。那座负有千年盛誉的亭子，因处于院落的环境之中，反而不甚显眼了。三白瞧那沿湖的岸基都用石块砌得整齐，绕堤一周俱长满了大树，心想：“可惜是冬令来此，树木已凋零了，要是在盛夏之日，少不得是荷香扑面、柳丝迎风，这历下亭掩映在红莲影中、绿杨深处，可算得上人间胜景了。”

三白还在寻思，就见韞玉招呼自己进院。他和席、蔡两位本就穿着便服，无需再换，正踌躇间，早有执事人员过来问道：“三位可是臬台衙门的老爷？请随我来。”说着，领三人从西侧门进了厅房，刚把棉门帘掀起，三白就觉得一股暖风迎面扑来，里面还夹带着一丝淡香，暗道：“北地天寒，此刻竟还有菊花，这是很难得的。”进门后，他才发现这座厅房着实宽大：正中已摆好了席面，看来北窗下居中一桌是上席，左右各有一桌配席，共是三席；靠南边一行摆了六个席面。这样算起来，能坐几十位客人，地方仍不显十分拥挤。厅房的两头单有客座，不少人已经先到了，有的在抽水烟，有的在喝茶，也有三五成群聊天儿的。地上几个大火盆烧得正旺，南北窗台上摆着诸色盆菊，花朵不大，却开得挺欢。

三人来到客座，因同先来的众人素不相识，彼此作了个罗圈揖，算是见过礼了。执事人员让坐后，便去人丛中找出了一位中年人，介绍给他们说：“这位大人是抚院的何明府。”三白等到省之后，就曾听韞玉提到过，说是抚院的总文案姓何，是位干员，官阶虽只是知府班子，但因深受抚台

的倚重，省城里的一些实缺道台也得敬他三分。今日既然相见，免不了要按官场习惯见礼，并随口讲了几句客套话。不想这位总文案也是江南人氏，只寒暄了几句，便同三人扯谈起家乡风光来。

正说着话，就见抚台和韞玉陪着学政大人进门来了，只听得忽地一声，众宾客一同站起身来，厅房里顿时鸦雀无声。此时，宾主俱已到齐，抚台就邀请大家入座，在这种场合下，顶忙的要算济南知府了。他是首府，义不容辞地得替抚台招呼宾客，就见他在人群中穿梭般地往来忙合，好一阵子，大家才安下座来。北窗下的中间一席，自然由抚台陪同学政、藩臬两司以及省城的两位耆宿坐了。左边一席坐的是粮道、运使等几位有职司的道台；右边一席则由何总文案陪同三白等人，还有抚院的两位有头有面的幕宾一同坐定，其余的官员则分别在靠南边的几张席面就坐。三白刚坐好，那位何总文案就悄声笑说：“今晚准有好戏听，瞧，戏台都搭好了。”三白举目一看，方明白大家不从正门出入的道理。原来，厅堂的中门已然堵死，迎门早挂好了“出将”、“入相”的幕布，幕前是个小小的戏台，料想门外的那间暖厦已变成临时后台了。

抚台见大家坐定，便讲了几句冠冕堂皇的开场白，虽很简短，却是面面俱到。最后，他笑着说：“我今天当的是甩手主人，一切都偏劳本城太守操办的，如何款待大家，还是听听他的吧！”首府连忙站起，朝着上席打了一躬，拱手对大家说：“蒙抚宪委派，筹措了今晚的盛会。只是卑府局面有限，怕是要使贵宾和各位大人受委屈了。菜饭不一定中吃，却是由几家大字号支应的，有宴宾园的海味、汇泉居的

鱼鲜、同元楼的本地风味等等，虽都不见高明，但总算是本城的翘楚了。至于几出小戏，倒是由名班的几位台柱子前来应差，据讲是当行出色的；不过究竟怎样，还得请各位大人听后品论。总而言之，一切都请各位海涵。”说到这里，就吩咐下去：立即上菜。

少时，酒过三巡，配套的几味时鲜冷热酒菜也上齐了。一则由于陈酿山东黄酒醇香利口，再则是菜蔬深合口味，加上陪客的何总文案很会劝饮，三白不知不觉地就多吃了几杯。这当儿，头一个海鲜大碗上来了，按照当时当地的惯例，在这类宴会上，头道“大件”一上，戏目就要开始。首先大吹大擂一通，闹过了“加官进爵”，正戏方才上场。三白本有些酒量，但平素惯于饮慢酒，这天禁不住主人苦劝，又因不熟悉山东黄酒的脾性，觉得此酒的酒性比绍兴酒还来得柔和，未免有些大意。殊不知这种酒系用红谷米酿成，新酿带点苦涩味，越陈越香甜，表面劲头不大，其实后劲厉害，敞开量喝能醉死人的。三白原已有了些酒意，又因屋子太暖，再被锣鼓、唢呐闹了一通，心里烦闷，酒劲也逐渐发作起来，虽强自抑制，但已浑身不是滋味。

正在这时，他抬起头朝戏台上张望了一下，见是《西楼记》的“楼会”刚刚上场，正是于叔夜初访穆素徽的故事。他用手帕擦了下惺松的双眼，仔细瞧时，但见扮戏的两人演唱得相当出色，不觉看呆了。就在他出神之际，猛然想起亡妻芸娘生前最喜欢听这出戏，常说这本戏“戏文编得好，科白唱腔都深合戏中人的情景”。自己当时并不太喜欢此戏，却曾几次陪她同听，每当她听得津津有味之际，自己却有些不耐烦。如今自己也听出了这出戏的好处，但芸娘早已长眠地

下三年有余，今生今世再不能共聆此剧了！想到这里，不由黯然神伤。

喜欢饮酒的人都晓得“闷酒易醉”这一常识。通常情况下，各人有自己的酒量，过了量就要不胜酒力。但也有特殊情况，比如说在心情舒畅时，稍过点量也无妨碍；反之，情绪烦闷低落时，多喝一点就会伤酒，甚至沾酒就醉。三白今日本就带着三分病来的，酒喝急了些，又触景生情，引起了伤感，原来的五六成酒意无形中变作八九成。三白在席上虽强自矜持，勉带笑容地听着同席人们在扯谈，也随着别人举杯动箸，但心里已被酒折腾得十分难受，头脑一阵阵发懵，什么东西都不想吃，别人讲的话越来越听不真切，眼前的事物都变得模糊起来了。他惟恐在这种场合失仪闹出笑话，便对旁边坐的席、蔡两位悄悄地打了个招呼：“我已不胜酒力，恐怕得早走一步。如果有人问及，请代达一声，说我身体不爽先退了。”接着，趁别人不注意时，又向何总文案告了个假。

何总文案一听，忙使眼色把正在伺候席面的一个抚院差人找来，附耳叮嘱了两句。差人出去了一下很快地返回，向何总文案低声覆命：“妥了。”何某点点头儿，转身在三白耳边说：“这屋里实在太闷，三白兄不妨在湖上透透风。已让他们备好一只小船，荡一阵子再回来，好戏和好菜都还在后面哩！”三白苦笑说：“承蒙关注，多谢多谢。两日来偶感风邪，身力确是不支，有船送我上岸即已很好，怕是不能回来了。未能终席，深感歉疚，万望何大人海涵，得便时并请向中丞大人代为稟谢。”何总文案也笑说：“好说好说，一切悉听尊便就是。”遂交代那差人：“你护送沈老爷，一切听沈老爷吩咐。”三白冲他拱拱手，也不便同别人告别，

竟随那差人悄悄地溜出了厅堂。

出门走了几步，头脑就觉得清爽些了。岸边果然停泊着一条小船，差人扶他上船后，笑问：“沈老爷，是绕着亭子兜一圈呢，还是直奔南岸？”三白说：“直奔南岸最好，只是口渴得很，不知附近有没有雅静些的茶馆？”差人一面吩咐船划南岸，一面回话：“南岸有家‘秋柳居’是出名的大茶馆，抚院今天包下了他们的生意，由他们支应历下亭的茶灶，虽不卖座，却留了人看摊子，茶水是现成的。沈老爷不妨去坐坐。”三白笑道：“甚好。”原来这秋柳居茶馆紧贴着湖边傍水而建，游船拢岸后，客人可直接登上茶楼。三白下船来，就随那差人进了二楼茶座，差人向茶馆伙计交代：“这位沈老爷正坐着席，身上不大舒服，想喝碗清静茶，就到你们这儿来了。”伙计连忙说：“先请坐，水马上就开。沏壶茉莉大方，还是西湖龙井？”三白早就听说过本地人的饮茶习惯，遂说：“大方就好。”

差人等三白坐定，就说：“小船在下面候着，沈老爷几时要回亭子，吩咐一声就行。”三白摇摇头说：“不去亭子了，我在这里歇一阵子，喝点茶，就径直回去。”说着，取了点散碎银子递给他，笑道：“劳你带给船户，就说辛苦他了。”差人道：“船只是包下来的，上面一总开销，用不着沈老爷破费。”三白说：“公事归公事，那个我管不着。天冷，让人家打壶老酒挡挡寒总是应该的，拿着吧，劳你驾了。回头要见到何大人，替我道谢一声。”差人这才接过银子，替船家谢了赏，说声：“老爷这里要是没什么差遣，小的就告退啦！”请了个安，自下楼回船去了。

三白等待茶水的工夫，顺便把屋子打量了一番，只见这

问茶楼背街面湖，敞亮的楼厅中并无间壁，只靠几根柱子支撑着屋顶。十几张推光漆的黑八仙桌子摆在中间，仍显得从从容容，可见面积不小。靠北的一边俱是玻璃窗，此际因天寒都被封死，料想夏季窗户洞开，这楼上不仅风凉异常，从茶座上还可以领略湖上盛景。看来这楼上原是雅座，三面粉壁上还挂着一些字画，三白本想观赏一下，怎奈偌大一座楼上，只中间悬着一盏油灯，极难辨清笔划，只得罢了。

这时，茶馆伙计已将一把裹着暖套的茶壶送来，外带几只碟子，装着干果、南糖、嫩黄的金桔、翠绿的青果，拾掇得十分洁净。摆好桌面，伙计就把楼上的几盏大吊灯全都点起，并把火盆拨旺。只一会儿工夫，屋子里已是明灯闪闪，暖意融融，不似刚才那般冷清了。伙计重新涮了茶杯，从壶里斟出一杯茶，接着又把茶倒回壶内，再往杯子里斟了七成满的样子，这才双手捧给三白。三白接茶后，问他：“你们这儿，热天的生意自然是忙的，这不消说。到了冷天，吃茶的人恐怕不多了吧？”伙计说：“有些老主顾，倒不分热天冷天，一年四季都来，只不过比起夏季来总是清闲多了。干我们这行，例来是半年忙、半年闲，到了冬季，这儿只留下一两个人守摊子，下余的人都去干别的营生。”三白问：“天寒地冻，干些什么呢？”伙计笑道：“不瞒你老爷，我们这个叫‘窝子生意’，一家子没闲人。除这个茶馆外，我们家还有几亩湖田。夏、秋两季，游湖的人多，打下来的荷花、莲蓬、嫩雪藕、鸡头米、紫菱角，当时就划着木盆在水上卖了，这是好生意；还有，鲜荷叶可以卖给酱菜园和肴肉铺包东西用，也是一宗进项。不过这都是姑娘、媳妇们的活儿，男人们都得忙合这个茶馆。到了冷天，年轻力壮的就得